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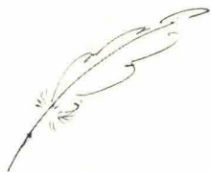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政治史学丛编

Library of Political History

刘小枫 ● 主编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Arnaldo Momigliano ● 著

古希腊传记的嬗变

The Development of Greek Biography

孙文栋 ● 译

殊外借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政治史学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古希腊传记的嬗变

The Development of Greek Biography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Arnaldo Momigliano | 著

孙文栋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希腊传记的嬗变/(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孙文栋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1.5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The Development of Greek Biography: Expanded Edition

ISBN 978-7-5222-0037-8

I. ①古… II. ①阿… ②孙… III. ①传记—研究—古希腊 IV. ①K8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23346号

THE DEVELOPMENT OF GREEK BIOGRAPHY: Expanded Edition

by Arnaldo Momigliano

Copyright © 1971, 199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21-0508 号

古希腊传记的嬗变

作者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译者 孙文栋

责任编辑 刘雨潇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21年5月北京第1版 202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5.75

字数 115千字

定价 45.00元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政治史学丛编”出版说明

古老的文明政治体都有自己的史书,但史书不等于如今的“史学”。无论《史记》《史通》还是《文史通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严格来讲,史学是现代学科,即基于现代西方实证知识原则的考据性学科。现代的史学分工很细,甚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种种主题都可以形成自己的专门史。所谓的各类通史,实际上也是一种专门史。

普鲁士王国的史学家兰克(1795—1886)有现代史学奠基人的美誉,但他并非以考索史实或考订文献唯尚,反倒认为“史学根本不能提供任何人都会怀疑其真实性的可靠处方”。史学固然需要探究史实、考订史料,但这仅仅是史学的基础。史学的目的是,通过探究历史事件的起因和前提,形成过程和演变方向,各种人世力量与事件过程的复杂交织,以及事件的结果和影响,像探究自然界奥秘的自然科学一样“寻求生命最深层、最秘密的涌动”。

兰克的这一观点并不新颖,不过是在重复修昔底德的政治科学观。换言之,兰克的史学观带有古典色彩,即认为史学是一种政治科学,或者说,政治科学应该基于史学。因为,“没有对过去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的认知”,政治科学就不可能。

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涉及人的行为的纪事”,“对于了解政

治事务”有益(《修辞术》1360a36)。施特劳斯在谈到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的意义时说:

政治史学的主题是重大的公众性主题。政治史学要求这一重大的公众性主题唤起一种重大的公众性回应。政治史学属于一种许多人参与其中的政治生活。它属于一种共和式政治生活,属于城邦。

兰克开创的现代史学本质上仍然是政治史学,与19世纪后期以来受实证主义思想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影响而形成的专门化史学在品质上截然不同。在古代,史书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维系在一起。现代史学主流虽然是实证式的,政治史学的脉动并未止息,其基本品格是关切人世生活中的各种重大政治问题,无论这些问题出现在古代还是现代。

本丛编聚焦于16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史学传统,译介20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与译近代以来的历代原典并重,为我国学界深入认识西方尽绵薄之力。

刘小枫

2017年春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纪念学者和朋友伊索贝尔·亨德森(Isobel Henderson)

1993 年增补版说明

这部经典著作除按原貌再版以外,增补了《再思希腊传记》一文,作者认为这篇文章是他思想整体的组成部分。此文于1971年发表于荷兰皇家科学学院(Koninklijke Nederlands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的《公告》(*Mededelingen*)34.7,蒙允重印于此。

序 言

以下四篇演讲发表于1968年4月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杰克逊古典学讲座(Carl Newell Jackson Classical Lectures),付梓时基本保留了原貌。针对史书与传记的关系这一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它们提供了一个虽然十分初步但却基于独立思考的入门导论。遗憾的是眼下我没有时间对它们进行扩充。

我十分感谢我在哈佛大学古典学系的同事和朋友们,他们邀请我发表这一系列演讲,并进行了富有同情与建设性的讨论。哈佛大学慷慨做东,促进学术,使我受益良多。

我还要感谢1967年10月耶路撒冷以色列学院(Israel Academy)学术会议上的朋友们,以及我在伦敦沃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和比萨高等师范学院(Scuola Normale Superiore)不同研讨班上的学生们,他们早些时候讨论了本书内容。多伦多的琼斯(C. P. Jones)教授两次阅读本书底稿,给予我许多专业而深刻的批评,布洛赫(H. Bloch)教授和博索克(G. W. Bowersock)教授也对本书做出了贡献。

缩写说明

- FGrHist*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ed. F. Jacoby
《希腊史学家残篇》
- Is* *Inscriptiones Graecae*
《希腊铭文集成》
- OGIS* *Orientis Graeci Inscriptiones Selectae*
《东方希腊铭文选辑》
- Poxy* *Oxyrhynchus Papyri*
《奥克西林库斯古卷》
- RE* *Real - 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ed. A. Pauly, G. Wissowa, et al.
《大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
- RhM* *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
《莱茵博物馆语文学专刊》
- SGDI* *Sammlung der griechischen Dialekt - Inschriften*, ed. H. Collitz et al.
《希腊方言铭文集成》

目 录

1993 年增补版说明	1
序 言	3
缩写说明	5
导 论 传记之模糊不清的地位	1
第一章 当代的古典传记理论	9
第二章 公元前 5 世纪的传记和自传?	26
第三章 公元前 4 世纪	49
第四章 从亚里士多德到罗马人	75
结 语	117
附 录 再思希腊传记	121
参考书目	140
文献索引	150
人名索引	154

导论 传记之模糊不清的地位

[1]在我年轻的时候,学者们(scholars)写作史书,绅士们(gentlemen)写作传记。但他们是真的绅士吗?学者开始犯疑,他们对自己的邻居,传记作家(biographers),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心。传记作家不再安分守己,他们声称自己对人类动机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殊直觉,甚至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史书与传记的区分古已有之,且备受尊崇,波利比乌斯(Polybius)是这样宣告的(10.24),普鲁塔克(Plutarch)是这样认为的(《亚历山大传》[*Alexander*]1.2),迈耶(Eduard Meyer)迟至1902年还再次这样确认过,但它似乎正在被一个吵闹不休的跨国学派所否认,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是路德维希(Emil Ludwig)、莫洛亚(André Maurois)和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他们身后隐约有些许黑暗势力蠢蠢欲动。伍尔芙(Virginia Woolf)不是猜测说,人类天性在大约1910年12月前后发生了变化吗?学者们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但是传记作家却紧紧抓住了它。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荣格(Carl Gustav Jung)使用性、死亡或祖先原型(ancestral archetypes)之类的潜意识动机来反对基于生产力和文化环境的历史阐释。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弟子们轻视历史进程和人民大众,他们很快认识到,相较于诗歌,传记更适合作为传播他们信条的天然媒介。

1920年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自己书写了格奥尔格的传记, der Gesamtensch[所有人], eingefleischte moderne Protestanten[都变成根深蒂固的现代新教徒],只有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和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除外,他们身上有一种真正的古典性格,与蒙森(Theodor Mommsen)和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 - Moellendorff)大不相同。

[2]说实话,史书与传记之间的希腊式区分,远没有像迈耶的例子似乎证明的那样得到普遍接受。迈耶直率地陈述说, aber eine eigentlich historische Tätigkeit ist sie [Biographie] nicht[但是一项真正的历史性活动不可能被写进传记],^①这种观点即便在当时也只是特例。16世纪以来,流行的史学方法论都认为传记自然应当是史书写作的一种合法形式。我在每个世纪只举一个例子。博丹(Jean Bodin)在《历史知识方法简论》(*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 1566)中区分了一个人的历史与整个民族的历史,他用普鲁塔克立论,同样也用李维立论。一个世纪之后马斯卡蒂(Agostino Mascardi)《历史学的技艺》(*Dell' arte historica*, 1636)把Vite[传记]纳为史书的诸多分支之一,其他还有 Effemeridi[历法]、Annali[纪事史]、Cronache[编年史]和 Commentari[史书注释]。18世纪的马布利神甫(1' Abbé de Mably)则承认普鲁塔克是 historein des moeurs[道德历史学家]的典范。^②

在这三个世纪中,人们几乎毫无争议地承认传记是史书的一种

① *Kleine Schriften* (1910) 66.

② *De la manière d' écrire l' histoire* (ed. 1784) 10.

类型,取代了传记与史书之间的希腊式区分。这种处理方式在19世纪看来过于简单。这也难怪,当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被解释为观念或者生产方式的发展时,记叙个别人物的生平有什么意思呢?即便像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这样思想敏锐又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也感到很难再声援传记。他的《史学概论》(*Historik*)讲稿中有一段醒目的文字,区分了可以写进与不可以写进传记的人物。他强调说,谁要是想写恺撒(Caesar)或者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传记,那他一定是疯了,因为这两个人都属于史书;但是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博尔贾(Cesare Borgia)、米拉波(Honore - Gabriel Mirabeau)这些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传记人物”了。^①换言之,冒险家、失败者、边缘人物才是传记的主题。[3]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不会同意这种观点:对他来说,传记和自传的发现乃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的一个本质部分。然而伯伦汉(Ernst Bernheim)教授在《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中表达了对传记作家的不信任,这更加典型地代表了当时的流行看法。

如果历史学家不能确定该把哪些东西留给传记作家的话,就不该抱怨传记作家从史学那里索取越来越多的东西。传记作家的后台有布克哈特,有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有弗洛伊德,有格奥尔格。他们声称得到了雅典和罗马的支持,起码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是支持他们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作为反战作家在1918年被关进国王陛下的大牢,有人听见他在读《维多利

^① *Historic* (ed. 1937) 292.

亚时代四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的时候笑语不断。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把路德维希当成了自己的埃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他的情妇萨尔法季(Margherita Sarfatti)给他写了一本圣徒传式的传记,但他觉得还不够。帕皮尼(Giovanni Papini)皈依天主教的时候写了一部路德维希风格的基督生平,以此向世界宣告他的改宗。

德国教授们在《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上用感性的文字齐声抗议,反对他们称之为 *Historische Belletristik* [历史小说]的东西。蒙森的一个亲戚写了一篇论文反对路德维希。柯林武德(Robin Collingwood)对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所有思考和言论都十分敏感,他的反应是一再复述迈耶对传记的诅咒:

除了思想以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具有历史。因此,比如说一部传记,不管它包含着多么多的历史,都是根据那些不仅是非历史而且是反历史的原则而构成的。^①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则平静地提醒他的读者,“路德维希这样的作家就是历史编纂学中的维罗纳斯(Guido da Veronas)”,^②维罗纳斯是20世纪初半言情、半色情的二流小说家。然而克罗齐的理论立场要比他这句玩笑所暗示的模糊得多。尽管他自己就是一个积极的传记作家,但他提出的很多想法势必会动摇使传记成为可能的任何信念。[4]他在文学批评中把一位作家的生平信息与

① *The Idea of History*, 304. [译注]译文引自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页300。

②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italiana nel sec. XIX II*, 3rd ed., 282.

艺术个性截然区分开来,认为前者与后者绝无干系,他写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书就是证明。他曾经强调说,普通史书中重要的是事件,而非人的意图。他甚至更为激进地否认人类个体的存在,按照他的说法,真正存在的只有普世精神(Universal Spirit)。如果克罗齐的思想前后一贯的话,他就会像柯林武德那样,彻底否定传记有任何存在的权利。

我恰巧出身于一个在 20 世纪早期致力于传记写作的家庭,这些传记作品水准很高,而且带有强烈的学术责任感。斐利斯(Felice Momigliano)为意大利统一运动中许多人物所写的传记式文章还算不上完全的传记,但是起码其中的一篇,即 1901 年发表的对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和卡特内奥(Carlo Cattaneo)心理的比较,在当时乃是开创性作品。斐利斯还很偶然地成了托尔斯泰(Lev Tolstoy)的传记作者,并且在思想上深刻影响了他的朋友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阿蒂利奥(Attilio Momigliano)论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的专著分为两部分,出版于 1915 和 1919 年,理所当然地成为意大利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另一位家庭成员杰莫洛(Arturo Carlo Jemolo)论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的小书则展现出对种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议题非比寻常的敏锐。早在 1922 年就用这样的心理学方法去研究一位饱受争议的意大利政治家,不仅大胆,也让人不安。

斐利斯于 1924 年逝世,走得太早以至于没有受到新形势影响。阿蒂利奥和杰莫洛停止写作传记。史书写作领域的一个重大国际危机变成我家庭圈子里的一个内部危机。欧卡迪奥(Eucardio Momigliano)是一位律师,法西斯主义断送了他本来一帆风顺的政治生

涯,他出版了几本书,看起来受到了莫洛亚和路德维希的危险影响。它们被翻译成五六种语言,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不断重印,显然证明了它们存在的权利。[5]但是当时看来这些书着实令人尴尬——就家族标准而言它们几乎就是一种背叛。

这些也许足以解释我早年对传记作品的态度。虽然我对个人研究非常感兴趣,但早年在对克劳狄(Claudius)和马其顿的腓力(Philip of Macedon)的专论里,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简单罗列传记细节。在那些遥远的时光中我对古典传记也意兴盎然,早在1928年我就研究过希腊化时代硕果仅存的传记作家撒提鲁斯(Satyrus),并且为斯图尔特(Duane Reed Stuart)的《希腊罗马传记的时代》(*Epochs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1928)写过书评。稍后我还给《意大利科学、文学与艺术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Italiana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1929—1933)写过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词条。在回顾过去三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时候,我必须承认,对缠绕在古典传记身上的那些纷繁复杂而又严肃重要的问题,我是尽力避免牵涉其中的。

现在我以古稀之年回归古典传记,不完全是因为认识到在我年轻时最为困难的这一史书分支现在已经变成最简单的了而回来忏悔。传记在学者中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受欢迎,这样被尊重,这样毫无争议。即便在18世纪普鲁塔克被奉为宗师的全盛时期,传记在一般历史学家特别是古代史专家中的流行程度也远远无法与现如今媲美。这种全体一致甚至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身上。谁能想到普鲁塔克居然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的亲密朋友?最近几年阿维林采夫(S. S. Averincev)和其他俄国学者不仅是争先